

中亚东干语- “们”的使用特点

海峰

(新疆大学 预科部,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本文探讨了东干语中表示复数概念的构形后缀-“们”的使用特点, 以及它和现代汉语“们”的使用异同, 并探寻了这些特点的来源。

关键词: 东干语; 现代汉语; 们; 特点

中图分类号: H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0823(2004)01- 0015- 04

东干语是中国西北方言在中亚的特殊变体, 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汉藏语系的语言, 而俄语是印欧语系语言, 两种语言频繁接触致使东干语在很多方面受到了俄语的影响, 这些影响反映在其语言的各个层面上。“们”的使用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在东干语独立发展的120余年中, 由于各种因素, 主要是俄语的影响, 东干语“们”的使用和现代汉语有了很大的不同, 故立文试析。

“们”字的使用应当是东干语中极有特点的一种现象, 通过在东干语中收集到的大量语料我们可以看出, 东干语在保留了汉语“们”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 使用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 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汉语中所没有的特点。

在现代汉语中, “们”在与名词结合时, 有非常明显的选择性限制, 一些由后缀“人”、“者”、“家”、“派”等, 尤其是“人”构成的派生词后, 都不宜再加“们”; “们”的使用无论在音节还是语义上都有很强的限制, 因而使用频率是很低的。即便是表示复数意义, 但如果不是突出强调群体意义或群体组合的多样化色彩, 一般是不用“们”的。而在东干语中, 在表示人群集合概念时, 常在概念后加“们”, 其使用频率远远高于现代汉语, 如文章中常见“人们”、“男人们”、“女人们”、“老人们”、“苦汉们”、“富汉们”的表达。应当说, 现代汉语的“们”的使用是很受限制的, 而东干语显然已经没有了这么多

的限制, 能用则用, “们”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现代汉语同类表达。以小说题材为例, 263个印张的东干文小说《一条心》出现带“们”的词次是60个左右, 而王蒙小说的同样印张的内容中带“们”的词次仅为10个左右; 再以政论题材为例, 51个印张的东干语政论文《萨维特回族光阴上的新仁理德道》带“们”的词次是90余例, 而同样风格语体的某篇现代汉语政论体文章在51个印张内几乎找不到带有“们”的词语。有学者统计了钱钟书、刘心武、余秋雨3位作家近百万字的语料, 发现“们”仅仅使用了355次。而《吉尔吉斯共和国宪法》(东干文, 语料10)共50个印张的近两万词语中“们”就使用了224次。这些使用频率上的巨大差别都显示出东干语的“们”的使用已和现代汉语“们”的使用产生了较大的区别。我们通过对东干语“们”的各类使用情况的观察, 发现较为特殊的几种类型为:

(一) 现代汉语在一些有群体色彩意义的词语后一般很少用“们”; 而东干语在这种情况下是要加“们”的:

(1) 他听过, 老人们肯(经常)说, 披头散发是色团尼(魔鬼), 白衣裳是埋体(尸体), 鸽子是报信的。(4, 188)

(2) 回族苦汉们到如今但(只要)记想(回忆)开了, 把他们的好看征战(漂亮的战役)再麽是(以及)咋麽价(怎麽)成下(成为)俊美英雄的看见的

[作者简介]海峰(1964—), 女, 回族, 新疆大学预科部副教授, 语言学博士。

呢。(8,6)

(3) 赶神话的说式儿(根据神话的说法),阿拉伯人们这里一到唐王的江山里,国里一下安稳哩。(9,9)

(二)现代汉语在“一切”、“所有”、“另外”、“一些”、“多数”、“有的”等限定词语后的名词后不再加“们”,但东干语不仅无此限制,反而在這種情況下一般都要加“们”;这是东干语和现代汉语在“们”的使用上区别最突出之处:

(1)回族的结婚也连(和)单另(另外)的民族们一样……(8,13)

(2)一切的手艺人们都认识(明白)哩,给他们把费功苦的(出力气)带和出工钱的路数(方法)组织(制定)下哩。(12,1998年2月17日)

(3)但是(只要)男人当了红军,连(和)一切的兵员(士兵)们(一起)征战(打仗)哩。(8,30)

(4)除过代表们,还来了好少(很多)的客人。(13,1996年8月30日)

(5)多的(很多)单另(别的)民族的小伙儿带(和)姑娘们把他当人(尊敬)的很。(9,113)

(三)现代汉语一般在表人物特征或职业的词语后不加“们”,而在东干语中这些词语相当一部分是东干族在脱离汉语大环境后利用原有词根或俄语借词自造的,因而在使用这部分词语时,为了明示其表人物的特征,只要说的不是一个人,往往都要加“们”;如:“领手人们(领导者)”、“在前人们(先进工作者)”、“在头人们(领头人)”、“保护家们(保护者)”、“领教人们(宗教领袖)”、“科学人们(科学家)”、“剥削人们(剥削者)”、“念家们(读者)”、“写家们(作者)”都是在东干语文献中常见的形式,再如:

(1)他们把世界上有名的写家们带和诗人们的造制(作品)翻到(译成)СССР(苏联)民族们的话上哩(9,117)

(2)有脸面(有威望)的科学人们习学(研究)哩再麽是(而且)给哩高加关(评价)哩(9,105)

如果例(1)用现代汉语表达的话,就应该是:“他们把世界著名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翻译成了苏联各民族的语言。”这里东干语3处加“们”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显然都是不用加“们”的。

(四)在现代汉语中,动物名称后一般是不加“们”的。但在东干语中,如果表示成群的意义,动

物名称后有时也会加上“们”;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如:

(1)狼们可群的(成群地)打从山里下来,连(和)怪王走兽们征战哩。(9,11)

(五)在非生命名词后,现代汉语是不能加“们”的。而在东干语中,为了强调某一类事物的特征,书面上也可以加“们”,这类现象主要出现在一些用东干语写成的语法著作、词典或中学语言课本中,如:

(1)明事情(很明显),这麼的话(这样的词)不是一下子出哩世的(构成的),它的成分里的部分们(各个部分)不是没有意思的话根们(词根)。(11,36)

(2)有的那些两个话根(词根)的复杂情形们(复合形容词)是拿同义话们(同义词)不哩或者反义话们(反义词)成作(构成)下的。(14,94)

在这类文献中还可以观察到诸如“问题们”、“动词们”、“代名词们(代词)”、“比论们(例子)”等用法。

(六)呼语后往往加“们”;这一点和现代汉语一致,如:

(1)起立!弟兄们!不由自己的(自觉地、立刻地)起立!(4,103)1

(2)贵重朋友们!节气上(过节的时候)给你们恭喜(祝贺)!(12,2000年1月27日)

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干语的口语中,以及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格言、谚语中“们”的使用是非常少的。这一点和现代汉语口语也是完全一致的,如:

老人说的,花开花败年年有,人老不能转少年。(4,77)

二

上述东干语“们”的使用和现代汉语的不同之处,应该说是受了印欧语系语言,主要是俄语的影响产生的现象。在俄语中,人和事物的单复数概念是一对相互对应的语法范畴,无论是人还是事物,有单数形式,必然也有相对应的复数形式。在表示种类、集中性的群体、某一事物的一部分或包含的各个部分、特殊职业群体等内容时,俄语常常都要采用复数形式来表达,单复数的使用频率没有明显的差别,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某些名词跟在特定的数词之后,必须要求名词以复数形式出现,因而俄语复数形式是一种与单数形式在使用

范围和使用频率上都无过多差别的语法范畴。而现代汉语中,指人的名词虽然存在着与单数形式相对应的加“们”的形式,但它的使用是极其有限的,基本原则是能不用就不用,不是特别强调某类人物的多样性和集团特性,一般是不用的。因而在现代汉语中“们”的出现频率极低。东干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别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研究东干语的学者本身也认为东干语-“们”就是和俄语类似的表复数的语法范畴,当然他们也强调这一后缀主要用在表人物的名词之后。在语法概念上,他们也认为东干语的-“们”和俄语的是基本一样的,只是使用范围有所不同。从上文例举的东干语的语言实例可以看出,东干语的-“们”的使用显然也遵循了俄语复数后缀的使用原则。一些有俄语对应语料的实例也反映出东干语用-“们”对俄语复数后缀进行仿译的情况,如下例中带横线的词语:

东干语:这几天哈萨- 乌鲁斯反起来,连(和)上千带万的帕尔提赞(游击队)队伍们往它跟前来呢……(9, 120)

俄语:…
 …… (9, 120-

121)

从上文例句中可以看出,东干语用“帕尔提赞队伍们”仿译了“”这种复数形式。

东干语和现代汉语在“们”的使用上的差异当然是有源可寻的。汉语是孤立语,本身就缺少词的形态变化,因此像“们”这种构形成分也就使用得十分有限。而东干语“们”的特殊使用现象是受俄语这种曲折语言的影响产生的一种变异现象。

另外,“们”的读音,也是东干语中的一个极为特别的现象。M 的实际发音可描写为[mu],没有鼻化韵尾,这是不是北方方言原来“们”为“每”的遗留呢?在和东干语有联系的西北方言中“们”的发音都是带有鼻韵尾或鼻化元音的,如兰州话为[mən],乌鲁木齐话为[məŋ],西安话为[m],银川话为[məŋ],西宁话为[mə],都和东干语的发音有所不同。是不是东干语采用了拼音文字,在实际发音中由于语流音变,“们”的韵尾可能脱落,因而按实际发音来书写时没有表现出鼻韵尾呢?实

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从最早的东干语文献及我们实地调查来看,东干语的“们”无论是在连续的语流中还是在单独的音节中,它的发音都完全没有鼻化色彩。这样就使我们联想到历史上“们”的语音变化现象。元代以前北方方言文献中名词后附加的表示多数的词语主要都为“辈”、“每”等,同样也是没有鼻化韵尾的,到明中叶以后“们”才渐渐多了起来,但在同一时期一些用南方方言写成的文献中这类词语却多写作“瞞”、“懋”、“们”、“们”,都有鼻化韵尾。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代北方方言中“们”的鼻化韵尾是受南方方言影响,后来才出现的一种后起语音现象。我们推测,这种影响是先从书面语言逐步扩展到口语中的。由此推断,东干语的- 也许就是这种口语形式的遗留。可能在清朝后期(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北地区的某些地方,汉语口语中“们”还保留着类似“每”的非鼻化韵的发音形式,东干语-“们”的语音形式就是这一论断的一个证明。而且,“每”的中古音发音形式为mu i/mu i-,倘若出现语音脱落,也可能变成mu 的形式。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那么东干语“们”- 的研究价值就不仅仅在它的使用特点上了,其发音特点也将成为极具研究价值的一个方面。

本文语料来源文献目录:

- 1 《 》(曼苏子),小说,比什凯克,1997。
- 2 《 》(望想),散文集,比什凯克,1999。
- 3 《 ə 》(走过的路),小说,伏龙芝,1959,吉尔吉斯国家教育出版社。
- 4 《 》(一条心),小说,伏龙芝,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1。
- 5 《 》(鸭子嘴),散文集,伏龙芝, (文学)出版社,1990。
- 6 《 : 、 ə 》(青苗:诗文、小说和特写),伏龙芝,1989, (文学)出版社。
- 7 《 》
 —
 y 》(CCCP 的新康斯体图次雅宪法——萨维特苏联回族人民的生活法律),政论体文章,伏龙

- 芝, 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 1980。
- 8 《 》, (萨维特苏联
回族光阴上的新仁理德道——苏联回族时代的新
仁义道德), 政论体文章, 伏龙芝, (伊里木)
出版社, 1980。
- 9 《
yə》(萨维特回族文学), 教材, 伏龙芝,
(学校)出版社, 1980。
- 10 《
》(吉尔吉斯
列斯普布里卡康斯体图次雅宪法——吉尔吉斯共
和国法律), 政论体文章, 伏龙芝, 2000。
- 11 《 y
》(回族语言来源话典词典), (伊里
木)出版社, 1984。
- 12 东干文报纸《 》(回民报)。
- 13 东干文报纸《 》(青苗)。

14 《
ə》(回族话的教科书), 教材, 伏龙
芝, 1970。

注释:

- 陈柏中、夏冠洲选编《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M],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3年7月。
-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 人民出版社,
1982年8月。
- 张谊生《“N”+“们”的选择限制与“N们”的表义
功用》[J], 载《中国语文》2001.3
第一个数码指文献序号, 第二个数码指例子出现在
该文献中的页码, 下同。
- M 《东干语词法》[M], 伏龙芝, 1982年, 第
43页。
-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M], 学林
出版社, 1985年7月, 第57-58页。
- 高本汉著, 潘悟云等编译《汉文典》[M], 上海辞书
出版社, 1997年11月, 第421页。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ffix- “们” in Dungan Language of Central Asia

HAI Feng

(Chine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uffix- “们” which expresses the plural concept in Dungan language and “们” in modern Chinese, expressing the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in use between them.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pursues the origin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ungan language; modern Chinese; 们; characteristics